



齐连

建设文化名城 推广齐文化

站在焦裕禄的那辆自行车前

□ 张修东

看淡物质世界的人,让人尊崇。精神世界丰富的人,叫人羡慕。怀揣一颗为民之心的人,使人怀恋。

每次到淄博,只要有机会,我和妻子必去看望博山南崮山的大姨,到在北崮山居住的表姐家走走,其间,总对焦裕禄故居心驰神往。表姐夫也姓焦,离他家不出几百步就是焦裕禄故居,每次都是他带路和讲解。

这次,在表弟家吃过午饭,我提出去瞻仰焦裕禄纪念馆,一行十几人一同前往。

焦裕禄是北崮山人,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短暂的一生经历坎坷,亲民爱民、艰苦奋斗、科学求实、迎难而上、无私奉献的“焦裕禄精神”却成了几代共产党人学习的典范、精神的支柱。

焦裕禄精神,是一座灯塔。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后,人们在他的笔记本上看到一段话:“我想,作为一个革命战士,就要像松柏一样,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,还是在冰天雪飘的严冬,永不凋谢,永不变色;要像杨柳一样,栽在哪里活在哪里,根深叶茂,茁壮旺盛;要像泡桐那样,抓紧时间,迅速成长,尽快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”

著名作家高建国在长篇报告文学《大河初心——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》中深情地写道:“松的细节,杨的生机,柳的品格,桐的情怀,这是焦裕禄情之所至的自我写照,也是夫子自道的光荣与梦想。”

瞻仰焦裕禄,学习焦裕禄,践行焦裕禄精神,应该是一个共产党人一生的追求。

恭敬地碎步走在焦裕禄事迹展室,认真细致地阅读焦裕禄英雄事迹,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仰灌满全身,久未平静。焦裕禄1962年受命于危难之际,从尉氏县委副书记来到兰考县任第二书记,从事的却是第一书记的工作。此时,兰考大地正在经受着内涝、风沙、盐碱“三害”,21万亩麦子遭风



沙封杀,30万亩庄稼又遭内涝。兰考县36万人,有20万灾民,粮食亩产仅有40斤。内忧外困的侵袭,深深敲击着焦裕禄的心房。

走过一块块展板,我越来越觉得,此时焦裕禄的心情是:人民有难,心不甘;人民有苦,心不愿;人民有险,心不安;人民有怨,心发颤。他怎样凝聚起一颗颗散了的心,重整旗鼓,改变面貌?来到焦裕禄那辆自行车前,我似乎找到了答案!

自行车已经很旧,就像我父亲健在时爱如珍宝的那辆大金鹿,陈旧却锃亮。自行车已经很破,破得似一尊老古董,大概像跟随焦裕禄的人说的,除了铃铛不响,其他都响。据说,焦裕禄接手时,别人已经骑了11个年头。县委的同志曾说,焦书记你身体不好,还是坐着县里唯一的一部车子下村镇走乡村吧。而焦裕禄回答得斩钉截铁:小汽车坐上以后,它开起来比较快,群众跟不上,群众在路上跟你说话,你光看见张嘴,你不知道他说的啥。与群众拉开了距离,就会隔了心,还是骑自行车方便。

焦裕禄下乡,只为听清老百姓说话啊!

就是靠着这辆破自行车和一副铁脚板,焦裕禄在任职的475天里,硬是走遍了140个生产大队中的120个。拖着带病的身体,焦裕禄是凭借着

何种信仰、何种精神、何种意志,一步一步丈量兰考的每一寸土地的啊!

站在焦裕禄骑过的这辆自行车前,我似乎看到了焦裕禄顶狂风、冒大雨、越激流、走沙窝、进牛棚、钻草庵、入农户、坐炕头的场景;似乎听到了他与贫困户拉家常、与各级班子深夜商议治理“三害”、与老百姓在田地交流的声音;悟到了焦裕禄“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锻炼人。不改变兰考的面貌,我是不会离开那里”的铿锵誓言……

站在焦裕禄骑过的这辆自行车前,我在想:焦裕禄骑过的这辆自行车,是一面旗帜,它引导每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发现,激励每个共产党人对使命担当的思考;它是一座丰碑,见证着身为共产党人,该怎样对待人民,怎样面对自己拥有的权力,怎样把为民服务、保一方富裕落到实处。

焦裕禄啊,他带领人民浴火重生,带领人民走上富裕之路。他倾其短暂的一生,都在为人民的富裕而焦虑而忙碌。他的作为,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写照和党的群众路线的使命扎根。

走出焦裕禄故居,电影《焦裕禄》的主题歌在耳边回响:墙上画虎不咬人,砂锅和面顶不了盆,侄儿总不如亲生子,共产党是咱的贴心人。这雄壮,这感味,这语音,振聋发聩,催人奋进!

公公婆婆的爱情

□ 王阿丽

公公比婆婆大3岁,生性胆小,做事超级慢;婆婆雷厉风行,豪爽开朗。

公公烧得一手好菜。有一次,我和公公婆婆一起择韭菜,快言快语的婆婆数落起公公:“你看,你择菜的动作像绣花。一边去,还是我来吧!”公公嘟囔着去洗手,婆婆笑着说:“我这是让他去准备他的拿手菜炒小肉圆呢,这道菜他至少得花一个小时才能做完。”

几年前,公公摔了一跤,昏迷了十多天,醒来后失忆失语,整整住院四个月。其间,我们轮流照顾,年近八旬的婆

婆寸步不离公公的病床,总是拉着公公的手说话。为了解决与公公的交流障碍,婆婆自制了一个硬纸板,用写字、画画的方式与公公谈心。问公公想喝什么汤时,婆婆会在纸板上画一只鸡和一棵青菜让公公选,当公公在鸡的图案前颤抖地打上勾时,婆婆乐得像小孩一样拍起了手。公公住院期间,婆婆在公公面前没流一滴眼泪,回到家后会放声大哭:“为什么摔伤的不是我?”

公公摔伤前有个愿望:到八十大寿那天,全家人聚齐好好庆祝一下。公公疗伤期间,婆婆每天都会贴着他的耳朵

进行生日倒计时报数,然后拉着公公的手说庆生计划。几个月后,公公的身体渐渐好转,办理了出院手续,主治医师说:“老太爷的恢复在我们医院算是个奇迹了,治疗是一方面,老太太的爱情滋润也功不可没啊!”有红晕缓缓漫过婆婆的脸庞。此时我才发觉,婆婆为照顾公公瘦了一圈。

公公八十大寿那天,看着烛光前公公婆婆的身影,我想:她的责怪,他懂;他的喜欢,她知;彼此的愿望,一起携手去实现。公公婆婆的爱情诠释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。

离别的车站

□ 刘思来

小时候交通不方便,行走的范围就限定在脚力能及的乡镇内。没有公路,太远的地方自然是去不了。上初中的时候通了公路,从家到镇里20多里地。每周末回家一次,偶尔有车,但是舍不得花钱,和大伙儿走着回去,回到家里已经夜深了。

第一次坐车是上高中的时候,父亲送我去镇上坐车。我和父亲到了车站,天还没有亮。听着汽车轰隆隆的声音,闻着难以忍受的汽油味,还没坐上车我就开始晕车。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,心里特别忐忑。父亲不停安慰我,帮我买了水果和饮料。一向严肃的父亲变得温柔起来,嘱咐我到学校要认真,遇见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家里……司机发动了汽车,催促送亲友的人赶快下车,父亲才不舍地离开。看着父亲逐渐消失在黑夜中,我心里翻腾着,哇哇吐了起来,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。

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,由于经济困难,父亲不得不外出打工。因为有一段路程顺道,我和父亲正好同行。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。父亲看出了我的担心,故意将火车票买在我的后面,正好可以送送我。父亲其实比我更慌,我至少知道目的地在哪里,父亲连目的地都

不知道。父亲没有技能,也没有熟人,更不善言辞,能找上什么活计都不知道,但父亲仍然不停地向我科普火车的知识。我故意装出一副笃定的样子,父亲也故意装出一副笃定的样子。随着火车鸣笛声响起,父亲的身影在站台上变成了一个点,消失了。我眼泪婆娑,看到了为人父母的艰辛,也下定了决心,一定要努力学习。

四年后,我考上了研究生,年迈的父亲还在打工。我在校外租了房子,父亲来看我住了一晚,第二天一早,我送父亲去火车站。父亲清瘦多了,饭量也小了,肩上的帆布包和父亲一样年迈,已经褪尽了本来的颜色。我将父亲的帆布包接了过来,背在肩上。这么多年来,第一次送父亲,我才发现,离开的人心里难受,送别的人心里更难受。父亲这么大了,还在外面奔波,我的心中五味杂陈,那一刻,我终于懂了父亲,他的背影是如此高大,高大到足以把我笼罩在他的身影里,足以让我学习和敬仰一生。

后来,我特别害怕去车站。在那里,每天不知有多少悲欢离合上演,人世间的感情,在那里似乎都找得到。一个个匆匆的身影,背后都是一行行汗水和眼泪,而这些身影里,总能找到我和父亲……

麦子熟了

□ 赵石磊

上周末回老家,看到田里的麦子由青转黄,硕大的麦穗时而迎风招展,时而垂头肃立。极目远望,土地被粮食的海洋覆盖。我回头与妻说:“麦子熟了。”

在一年两熟的华北平原上,农民在秋天收割玉米后播种小麦。几天后,稚嫩的麦苗就齐刷刷地铺满麦地。整个冬天,拳头高的小麦苗都处于冬眠期,它们匍匐在土地上,为春天蓄积生长的能量。麦子虽然睡着了,却需要大量的水,农谚“冬天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春节前后,大雪纷纷扬扬地洒在麦地里,将麦苗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,隐约觉得白被子下的麦子笑了,农民也笑了。

清明前后,天气转暖,万物复苏,大片的绿吞噬了麦田,由点缀的绿变为粉嫩的绿,再由粉嫩的绿变成浓郁的绿。行走在原野的四周弥漫、酝酿、升腾;让你不禁要赞叹春天的热烈和美妙。麦子就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肆意生长,尽展芳华。

端午节前后,麦子熟了。上世纪90年代,机械农机具很少,大部分工作都是人工完成。那时用拖拉机拉动的小型收割机把麦子割倒后,农民将麦子捆成捆,再装到牛车上拉回麦场。白天收割,晚上打场。夏日的夜

晚,全家老少齐上阵,分工明确。我们小孩子一般负责用簸箕从脱粒机下的出粒口接麦粒。中场休息时每人一瓶汽水,那时候能喝一瓶三毛钱的汽水简直像游览了一次人间仙境。

麦子全身都是宝。麦粒自不必说,麦秸可以喂牛、烧火、和泥、盖屋顶、蒸馒头……麦糠可以垫猪栏、塞枕头、做肥料……可以说,麦子分布在农家院的各个角落,成为每个农人的生活印记。

我是吃馒头长大的,家乡馒头的香气就是母亲的味道。麦子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贯穿了我的童年、少年直至青年,因此我对麦子的感情融贯了我对土地、对故乡的感情,随着年龄的增长,越发沉淀。女儿降生,我们取名麦子,希望把这种情感系在代际之间,是纪念,也是传承。

鲁迅说:“我有一时,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: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这些,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;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”对此,温儒敏先生评论道:“一个人成年之后,特别是如果离开家乡,在外面漂泊多年之后,很容易回忆家乡与童年,在回忆中寻找一些安慰与快意。”于我,麦子便是这种“思乡的蛊惑”,也是“安慰与快意”的乡土源泉。

妻子答道:“是啊,麦子熟了,我们的麦子也快熟了。”